

《增刊校正王狀元集註分類東坡先生詩》 元刊本 卷端題名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元刊《增刊校正王狀元

集註分類東坡先生詩》之承衍

張家維

東坡才情卓犖，名重當時，中原乃至遼、金、域外，士人多所追慕。書肆為其詩文期刊行，開風氣之先。宋人注宋詩，始於坡詩。兩宋之際，注家雲集，由四注累至百家；傳之東瀛，五山禪林有四家注抄物，匯為一編。本院典藏一部元刊《增刊校正王狀元集註分類東坡先生詩》，嘗乘緣東渡，保留日人句讀、訓點、注釋與批點內容。本文將介紹東坡詩文於北宋末年傳播情況、百注家暨其承衍，以及院藏此籍日人手筆內容，呈現楊守敬觀海堂藏書之特色一隅。

兩宋崇蘇現象

蘇軾（一〇三七～一一〇一），字子瞻，北宋眉州眉山（今四川眉山）人。其學貫四部，兼綜三教，堪稱一代名儒。同時亦是一位藝術家，才情卓犖，其詩文詞書畫，當時人描述：「子瞻文章議論，獨出當世，風

格高邁，真謫仙人也；至於書畫，亦皆精絕。故其簡筆才落手，即為人藏去，有得真跡者，重於珠玉。」（宋·王闢之《滬水燕談錄·才識》）偶有新作，單張旋刊印行。宋神宗熙寧（一一〇六八～一一〇七七）以前，已刊行數種詩文集，坊肆為一作者生前即期出版

的現象，可謂開當時風氣之先。顯見社會高度重視其才學議論。元豐二年（一一〇七九），御史以其詩文「訕謗朝政」為由，逮赴臺獄，幾至死地。這是史上著名的文字獄——烏臺詩案。御上憐才，所幸逃死，此後遭放黃州（今湖北黃岡）。



圖二 《小兒》。趙次公注其典出李白《南陵別兒童入京》：「呼童烹雞酌白酒，兒女嬉笑牽人衣」；程續注其典出《世說新語》中「劉伶病酒」故事。

集百家注分類東坡先生詩》二十五卷。以高宗朝狀元王十朋冠名，八家注、十家注為基礎，進一步匯聚達近百家注，並分門類。百注一集之用意，王〈序〉稱：「一旦均之百人，雖未能春容乎通衢，張王乎大都，而北燕南越亦不難到。」坦言為行銷策略考量，務在廣傳。今存同版本宋刊本二部，分別見藏於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日本宮內廳書陵部。當可合璧觀之。（註二）

王狀元，名十朋（一一一一—一一七二），字龜齡，號梅溪，温州樂清（今浙江溫州）人。《宋史》本傳載，秦檜死後，高宗親政，紹興二十七年（一一五七），十朋以「權」為對策，幾萬餘言。高宗嘉

許其經學淹通，議論醇正，親擢為第一。為人親孝友悌，每以漢唐前代鼎國宰輔自比，積極任事，清廉不欺，綽有令譽，為一時名臣。朱熹（一一三〇—一二〇〇）、張栻（一一三三—一一八〇）雅敬之。

明萬曆年間，茅維對於宋元百家類注本，進行大幅度改動、刪削，使其原貌盡失。《四庫全書總目》所著錄者，為清康熙三十七年（一六九八），新安朱從延據茅維本重刻，而非原百家注系列。因此館臣提出諸多質疑：舉凡序文出於依託、書肆借狀元之名射利、體例疎陋、妄改舊文等。而《天祿琳琅書目後編》又從其說。

偽托之說，馮應榴（一七四一—一八〇一）、王文誥（一七六四—一八三〇）、楊紹和（一八三〇—一八七五）及近人傅增湘（一八七二—一九四九）等，皆表異議。近年，學者據其所列近百位注家，著眼彼等里籍、江西詩派學群背景，將之條分理析，合考十朋仕履、過從，逾半為親朋、僚屬、詩友，從而確信此書既使非親自主編，亦與十朋關係密切，而非僅止於坊肆書賈附驥狀元隆譽的廣告營利策略。（註三）

黃善夫刊本乃北宋以來時人注坡詩之成果總和，亦是東坡詩百家注本先聲，為後出各書坊刊本設色奠基，立下規模。傅增湘指出：「蓋士人喜誦蘇詩，風行一時，流波四出，閩中坊肆遂爭先鑄雕，或就原版以摹刊，或改標名以動聽，期於廣銷射利，故同時同地有五、六刻之多，而於文字初無所更訂也。」（元建安熊氏本跋百家注蘇詩）此後相繼有泉州市舶司東吳阿老書籍鋪印本、建安萬卷堂家塾刻本、建安魏仲卿家塾刻本與日藏所謂十三、十四行本二種，宋末增刊劉辰翁批點。此外，有金刻蝴蝶裝本卷



圖一 《東坡八首》，賦詩自勉。

起初，京官下鄉，僅其子蘇邁偕往，「郡中無一人舊識者。時時策杖在江上，望雲濤渺然。」（《東坡志林》卷二）後獲舊友馬夢得相助，為請營地數十畝，賦取名東坡，築室躬耕。「東

坡居士」之號，則起於此。（圖一）哲宗親政，重啓新黨，驅逐元祐黨人。為排擊異端，當時凡列籍者，所著詩文翰墨，悉遭禁毀箝制。「中書省言，福建印造蘇軾、司馬光文集，詔令毀板，今後舉人傳習元祐學術者，以違制論。」（清·黃以周等輯注《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卷四七）即使明文禁令，仍無可稍減當時文壇的「崇蘇熱」。朱弁（一〇八五—一一四四）生動描述了崇寧、大觀間的景況：「禁愈嚴而傳愈多，往往以多相夸。士大夫不能誦蘇東坡詩者，便自覺氣索，而人或謂之不韻。」（《曲洧舊聞》卷八）官員出使遼國，聽聞北地范陽（今河北保定）書肆刻子瞻詩數十篇，編有《大蘇小集》。（《滬水燕談錄·歌詠》）甚至，金人攻陷汴京，劫監書藏經，指名要取蘇、黃文集。（清·葉德輝《書林清話》卷十）又如，朝鮮高麗朝兩班士族金氏，家有富軾、富軾兄弟。宣和六年（一一二四），徐競出使，「嘗密訪其兄弟命名之意，蓋有所慕云。」（《宣和奉使高麗圖經》卷八）其聲名遠播，中外皆識。

南渡弛禁，孝宗趙昚（一一二七—一一九四）尤嗜東坡詩文。一日問丞相梁克家（一一二八—一一八七）：「近有趙夔等注軾詩甚詳，卿見之否？」梁但云未見。孝宗即應：「朕有之！」並讓內侍取來展示。（宋·陳巖肖《東溪詩話》卷上）景崇之情，可見一斑。一時政治因素的消解，閱讀東坡，漸成為舉國上下，知識人共襄盛舉的文化活動。

百家注東坡詩先聲

宋人注宋詩，亦始於東坡詩。北宋末年崇、觀之際，已有四家、五家注，其後累至八家注、十家注。歷來學者考知十家注中，以趙次公、李厚、程續、宋援、新添（即林子仁）等五人，說法較為一致；其餘五家則有：趙夔、任居實、師尹、孫倬、胡氏（胡仔或胡銓）、傅藻、李堯祖等說法。（註二）然彼等皆在此部百家名氏之列。（圖二）

有鑑於如此龐大的蘇軾讀者人口，南宋淳熙末年，福建地區建安書坊主人黃善夫即出版了一部《王狀元



圖四 各卷題名參差不一。

海外訪得秘笈」與「飛青閣藏書印」外，尚有森立之「森氏開萬冊府之記」以及「占恆堂圖書」等朱方。此本當獲自森立之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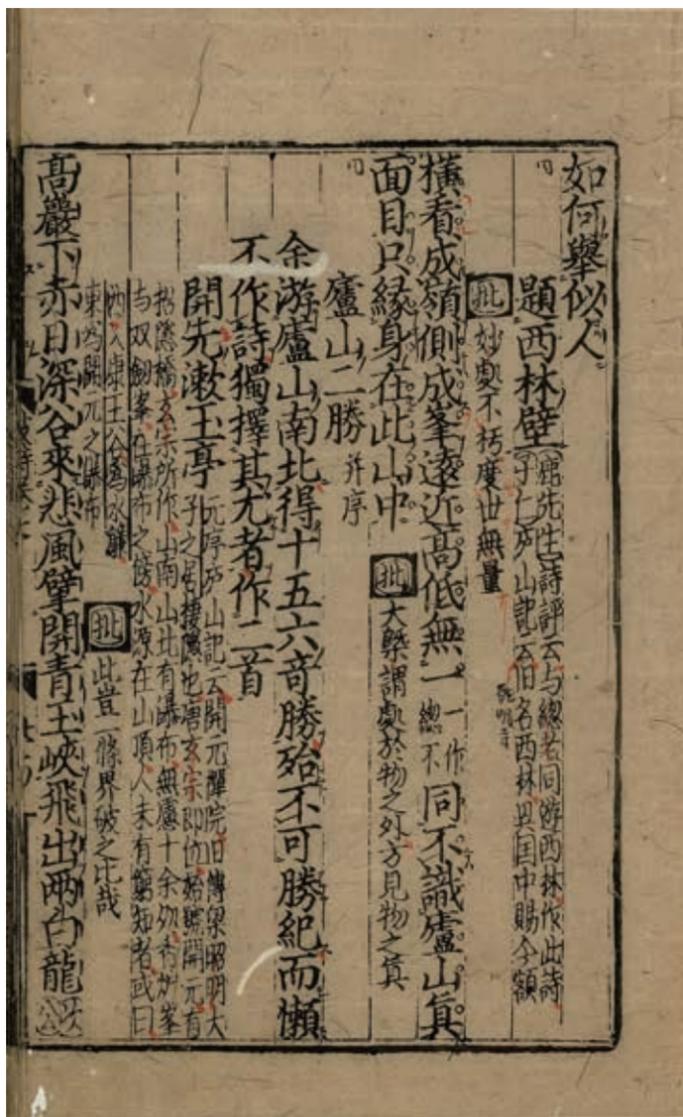
這一部但闕《目錄》一冊，觀海堂適有另一部原日本藏書家向山黃村（一八二六～一八九七）、寺田望南（一八四九～一九二九）所遞藏，存二十三卷本，與此部為同版先印之本。內容大抵依狀元王十朋序、趙夔序、注家姓氏、紀年錄、目錄為次。可補缺目之憾。

〈百家註分類東坡先生姓氏〉，首起黃庭堅，迄至王十朋三兄弟，凡九十六人。條陳各注家名氏、字號或仕履，或註明分工，例如：注家「傅氏」下，小字注曰：「藻，字薦可。撰《紀年》」；「東萊呂氏」下注：「祖謙，字伯恭。分詩門類。」（姓氏）末

小異，而增署有劉辰翁（一二三三～一二九七）批點。辰翁，字會孟，號須溪，吉州廬陵（今江西吉安）人。理宗景定三年（一二六二）進士，是著名詩文評點家。宋末，文天祥勤王，嘗參與江西幕府。宋亡元後不仕，隱居以終。其所撰行間批點與詩末總評，偶有闡發，抒思遣懷，不事訓詁。（圖三）本文接續所介紹，即

有：「廬陵□□□□書堂新刊」雙行木記，知其所出廬陵（今江西吉安）書坊。（圖五）其次，〈東坡紀年錄〉所繫其撰作、仕履，自「景祐三年丙子」至「建中靖國元年辛巳」止。最後為〈王狀元集百家注分類東坡先生詩目錄〉，凡七十八門類。

檢視二十五卷本書葉情況，二十四冊全帙曾經逐頁修護。手書批注，或記於原書頁上，或有跨寫於原書頁與裱貼頁之間，其腕下字跡，韻致有別，恐非一時一人所為，而是迭經續增的成果。由批注文字遭蛀損情況推想，至少歷經兩次托裱。顯示其寓日期間，並非視作寶笈藏諸秘篋之中，對於域外讀者，同樣有著高度的吸引力，令學者隨時持讀，輒注筆不綴，反覆稽考東坡先生豐富的學識底蘊。（圖六）



圖三 劉辰翁批點。

十六殘葉。（註四）

入元之後，建安虞平齋務本書堂本，王狀元題名前添有「增刊校正」字樣，乃增注附刊於詩尾或補刊於行間空白處，標以「增刊」字樣。其次，改「百家」、「諸家」為「集註」。今日通行本《四部叢刊》據此印行。另有建安熊氏刊本，亦題作「增刊校正」云云，與上述虞本大同

為廬本與熊本之合流——江西廬陵書坊刊本。（註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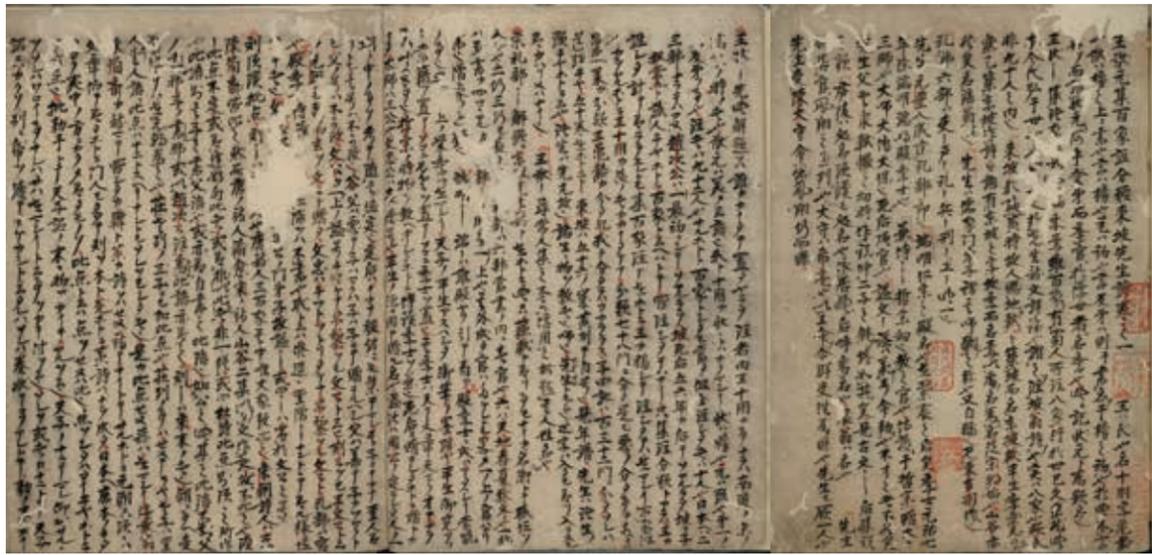
元代廬陵書坊刊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所藏《增刊校正王狀元集註分類東坡先生詩》二十五卷，係楊守敬（一八三九～一九一五）於清光緒六年（一八八〇）至光緒十年（一八八四），赴日本東京先後擔任任何如璋（一八三八～一八九一）、黎庶昌（一八三七～一八九七）公使隨員期間訪蒐所得，原屬觀海堂舊藏。版框高二〇·四公分，寬十三·一公分。每半葉十二行，行二十一字，小字雙行，行二十六字。四周雙欄，為其江西廬陵刊本特色，闕本皆左右雙欄。再者，版心黑口，雙黑魚尾，魚尾間，記坡詩卷次；下魚尾下，記有葉數。正文部分，除卷五、六同冊，其餘每卷一冊，凡二十五卷，二十四冊。各卷題名參差不一：或缺首四字「增刊校正」，或缺「先生」、「分類」二字，或題為「諸家註（注）」、「百家註（注）」等情況。（圖四）書中鈐印，除楊守敬「星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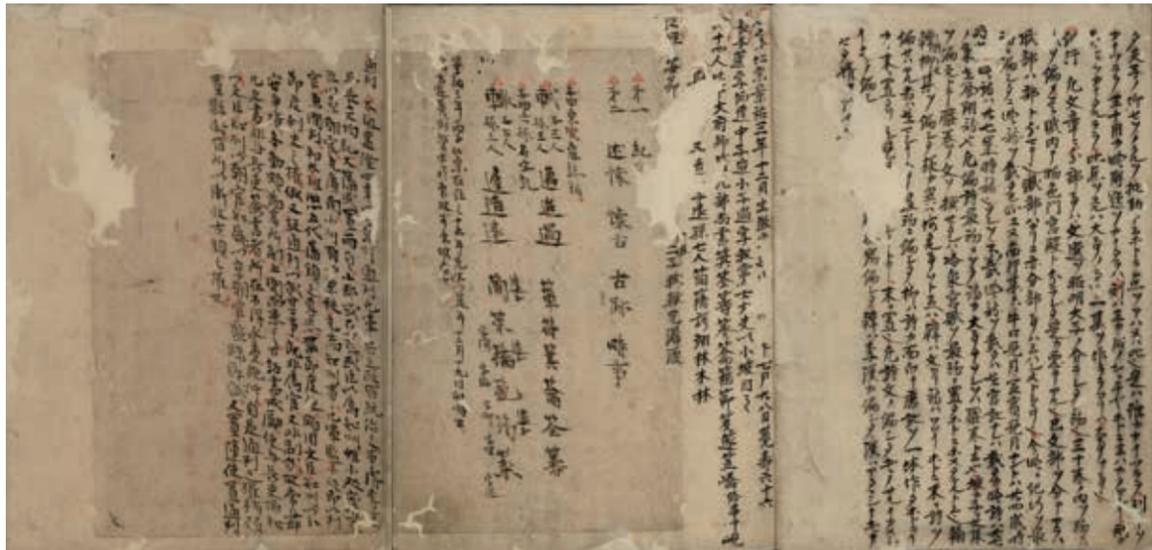
此本影響後續明代類注本有成化間汪氏誠意齋集書堂新刊本與嘉靖五年（一五二六）劉宗器安正書堂本。按：檢覈院藏汪本，即《天祿琳琅書目》誤作元刊者，除了字體不同，其版式、行款、分卷、分類與上述各卷任意題名情況，式盡同此，是為翻刻。劉本版式行款稍異，每行二十三字，計凡二十卷。各卷亦題名不一，又與前者相異，卷一末甚至有誤作「千家註」的情況。

和漢集解與新注

此部目錄或佚失既久，因此揭開這一部二十五卷本《增刊校正王狀元集註分類東坡先生詩》封面，正文之前，首先看到日人墨筆手書漢、和文書目提要，總凡六頁，權作提要補述。以漢文載記冠以王狀元為題之緣由：引錄施宿《東坡先生年譜序》：「有蜀人所注八家，行於世已久」語，並論與此百家注之分合；東坡名號緣由；仕履及其諡文；其次，以和文申述解題：題名、撰者、批點者及印行等四事；另繫蘇氏兄弟家族譜



圖五 牌記、〈東坡紀年錄〉。《增刊校正王狀元集註分類東坡先生詩》元刊本 存二十三卷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七 墨筆手書漢、和文書目提要。



圖六 手書批注，或有跨寫於原書頁與裱貼頁之間，由批注文字遭註損情況，顯示至少經托樣二次。

精通《三體詩》。歷景德寺住持、相國寺第五十世住持。所著有《臥雲日件錄》、《臥雲夢語集》、《坡詩脞說》等。而院藏此部亦鈔取這一詞考論全文。今節錄一段如下：

或引《佛本行經》薄相之字，尤不可也。又世□□（按：破損處，當為「傳入」二字）唐名宿云：「世話有薄相來之語，蓋本朝所謂隱遊也。」然未詳所出，則不足信也。九慎口修身之人可謂之，性好慢侮，口帶譏諷，不知自珍其身，可謂之輕薄。故《太平廣記》有《輕薄門》，其中所舉「楊炯見朝官為麒麟檣」：「杜甫見嚴武為挺之兒」之類也。又，《海錄碎事》有《輕薄門》，少與《廣記》異矣，似言才之輕薄也。杜牧詩曰：「落魄江湖載酒行，楚腰腸斷掌中輕。十年一覺揚州夢，占得青樓薄倖名。」此詩蓋杜牧自言，有逸遊之名也。夫愛色逸遊，此亦可謂輕薄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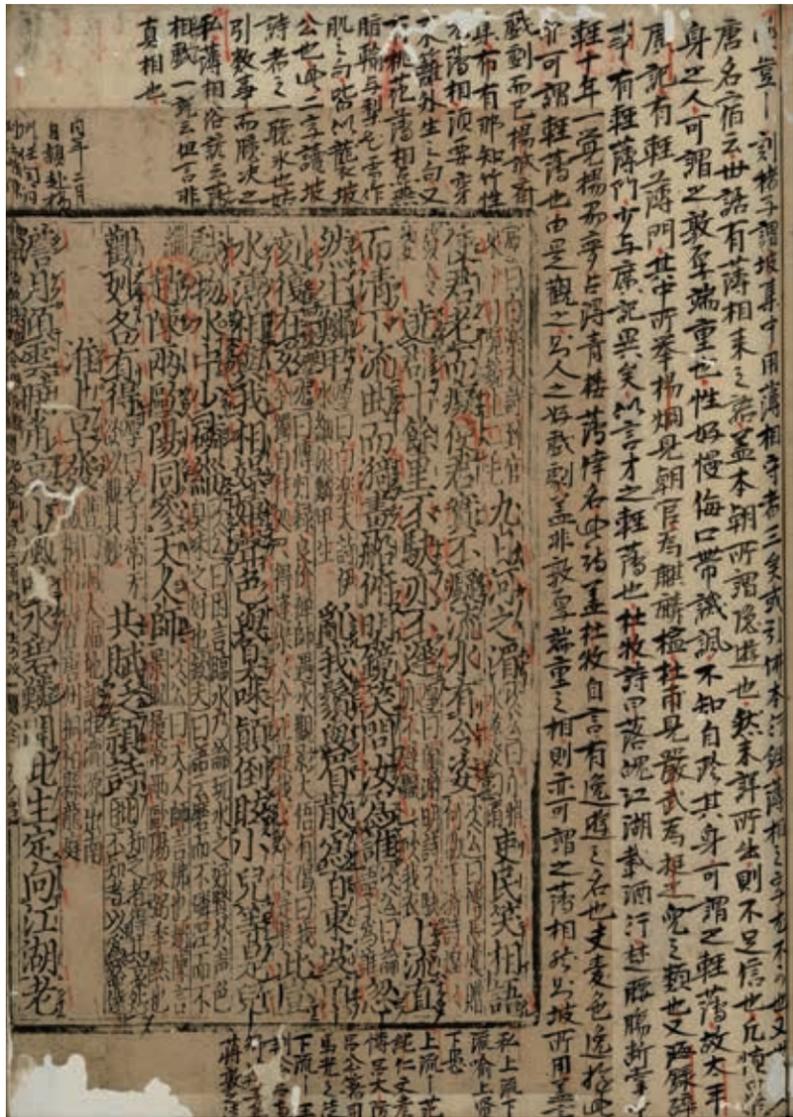
觀予《四河入海》原文（註六），除了若干字眼稍有歧出之外，係全文照錄。考證首先說明「薄相」一詞於

系，略記卷一、二門類。（圖七）正文部分，可見室町時代（一三三六—一五七三）學者閱讀時以朱墨兩色所標示句讀、訓點與標音；各詩題上，錄有關東坡撰作當時年歲、任職及其屬地等事；或於欄外行間，徵引漢、和諸書相應的詩文故實、考證資料與個人觀點。所錄文字，概以「脞云」、「刻楮子云」、「岩師曰」、「講云」、「私云」與「自說」等標示，註明出典，區別引述或是已說。（圖八）若遇引錄繁複，則加紙浮貼、夾頁續之。

特別一提，以「脞云」、「刻楮子云」等標示的文字，錄自

《四河入海》一書。是書一百卷，為日本臨濟宗五山禪僧笑雲清三（一四九二—一五二〇）所編成的蘇詩五山注合集。以元刊本《增刊校正王狀元集註分類東坡先生詩》為底本，由大岳周崇（一三四五—一四二三）《翰苑遺芳》、瑞溪周鳳（一三九二—一四七三）《脞說》、萬里集九（一四二八—一五〇七？）《天下白》與桃源瑞仙（一四三〇—一四九八）講述，一韓智翊鈔記《蕉雨餘滴》等四部書為主組成，據其編纂體例：詩文採以大字，注釋作小字。每詩採分段注釋，摘選重要詞彙或詩句，繫以四家注。

以此部卷一〈泛穎〉有「此豈水薄相，與我相娛嬉」語為例。對域外人士如日僧瑞溪周鳳而言，「薄相」一詞，似稍費解，為此其廣徵內外典，上下求索，撰成考文。禪師名周鳳，號瑞溪，俗姓大伴氏，臨濟宗夢窗派禪僧。又號臥雲山人、竹鄉子、刻楮子、獐僧。其出身和泉國堺（今大阪府堺市）。十五歲時聽講東坡詩，而後聽講杜甫詩、《史記》列傳，



圖九 《泛穎》詩「薄相」一詞，引錄《四河入海》瑞溪周鳳《勝說》。

- 註釋
1. 劉尚榮，〈宋刻集注本《東坡前集》考〉，《蘇軾著作版本論叢》，成都：巴蜀書社，一九八八年三月，頁四〇—四六。
 2. (日) 西野貞治，〈東坡詩王狀元集注本について〉，大阪市立大學《人文研究》第一五卷第六期（一九六四），頁六一。
 3. 近年兩岸與日本相關專題研究討論有卿三祥，〈《東坡詩集注》著者為王十朋考〉（二〇〇三）；李貞慧，〈《百家註分類東坡詩》評價之再商榷——以王文詒註家分類說為中心的討論〉（二〇〇五）；(日) 甲斐雄一，〈王狀元と福建——南宋文人王十朋と《王狀元集百家注東坡先生詩》の注釈者たち〉（二〇〇八）；黃啓方，〈王十朋與《百家注東坡詩》〉（二〇〇九）；李曉黎，〈因為「睫在眼前長不見」——王十朋為《百家注東坡詩》編者之內證〉（二〇一一）。
 4. 祝尚書，〈宋人別集敘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九年十一月，頁四四四—四四六。
 5. 劉尚榮，〈《百家注分類東坡詩集》考〉，《蘇軾著作版本論叢》，頁七七—八一。
 6. (日) 岡見正雄、大塚光信編，《四河入海》（一），《抄物資料集成》，大阪：清文堂出版株式會社，一九七一年七月，頁七三。

詰之學著手，是其為學首要。
院藏此部元代江西廬陵所刊
《增刊校正王狀元集註分類東坡先生詩》，前承建安虞本與熊本之長，後啟明成化汪氏誠意齋集書堂等坊刊本、嘉靖五年（一五二六）劉氏安正書堂本。自江西一隅，乘緣東渡，歷

時留下了日本學人硃筆句讀、墨筆訓點。密若點蠅，縈猶赤練，二十四冊既經通讀。至明治之初，讓此籍自森立之處，由楊守敬同其他珍稀漢籍，攜歸中土。可謂一趨奇異的書緣行旅。其間所注，或可視為《四河會海》之後，域外新注累進歷程，亦可

呈現觀海堂藏書之特色一隅。

承蒙審查人及本院圖書文獻處曾紀剛先生提供寶貴修訂意見，金澤大學江存孝先生協予日語諮詢，以裨補本文不足之處。謹此一併深致謝忱。
作者為本院圖書文獻處研究助理



圖八 徵引漢、和諸書或申述己說。以「私」表己說，「刻楮子曰」引錄瑞溪周鳳《勝說》以及北宋人劉斧《摭疑》、《爾雅》、《茶經》、《說文》、《漢孝文紀》、《通鑑》、《魏紀》等書。

文集出現頻率：「坡集中用薄相守（按：或作「字」者）三矣。」其次，援引《佛本行經》、《太平廣記》、《海錄碎事》、杜牧《遣懷》詩與《楊誠齋集》，一一分析各處用意。最後作結指出：「則人之好戲劇，蓋非敦厚端重之相，則亦可謂薄相。然則坡所用，蓋言戲劇而已。」

惟《楊誠齋集》二句，作戲劇，意即嬉戲解，與坡詩意合。其次，並也補充所知：「私：『薄相』，俗諺云：『薄相戲』；一說云：但言非真相也。」（圖九）五山注者對於漢籍嫻熟，徵引考論尤篤，其後讀者傳之也勤，務求單詞理解無誤，為詩文詮釋，立下正確的基礎。學問進路，皆從名物訓

